

张润静 著

时间既可以将平凡变得伟大，也可以将煊赫化作凄凉。因了时间的距离，当年尊贵的帝王可以变成笑柄，也因了时间的距离，当年的逐臣迁客终于成为了伟人。时间可以颠倒一切，时间也可以使一切被颠倒的重新得到公正。诗人从历史中读到了这一深刻的启示，并不由得对这一切表达了深深的慨叹，这便是咏史怀古诗。因此，在所有的诗歌体裁中，咏史怀古诗是最善于表达时间感受和时间哲思的。

唐代咏史怀古诗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张润静 著

唐代咏史怀古诗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咏史怀古诗研究 / 张润静著.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1

ISBN 978 - 7 - 5426 - 2906 - 7

I. 唐… II. 张… III. 唐诗—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7661 号

唐代咏史怀古诗研究

著 者 / 张润静

责任编辑 / 邱 红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c@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19

ISBN 978 - 7 - 5426 - 2906 - 7 / I · 400

定价: 40.00 元

序

邹进先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历史典籍的丰富无与伦比,重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生活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的中国古代士人,存在着一种异常强烈的“历史意识”。这种重史的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心理,在中国诗歌的百花园中孕育了一种独特的诗歌类型——咏史怀古诗。中国古代诗歌中咏史怀古诗数量之多,成就之大,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而唐代的咏史怀古诗,则是中国古典咏史怀古诗的高峰。

“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人们把历史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人类本质的伟大,人类的发展,人类的不可阻挡的进步,人类对个体的非理性的一贯有把握的胜利,人类战胜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人类对自身的完善与提升,都是在这赓续不断的进程中实现和积淀下来的。“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前人和先辈的具体的思考、行动、胜利、挫败、聚散离合、悲欢歌哭的具体情形和场景,随着时间长河的流逝而渐渐地消失。往者已矣,但是,对前人的思想、行为、情感的追寻与探究,对逝去的历史场景与人物的想象和推原,却是人类一种永不衰竭的兴趣与冲动。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对历史的追忆与叩问,或者说对人类

社会从时间一维进行认识、体察和想象,无论是为了从中获得镜鉴,取得教益,还是寻找榜样,寄托情感,人们发思古之幽情之林林总总,从本质上说,体现的是人类对于自身本质力量的一种反思与确证,以便在这反思与确证中演出历史的新场面。然而,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了的人和事,人们追寻与思考历史的主要依据是流传下来的历史典籍与记载,还有某些残存的历史遗迹。汤因比说:“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事实是人为的——它是从原始资料中挑选出来的结果。”“即使是一块砖头,也是人们从这个世界的泥土中选择出来的东西。”历史典籍记载了历史的若干事实,但是,记载有选择,有去取,也不能不有遗漏;由于种种原因,甚至还有涂饰,有歪曲,残存的遗迹与废墟又不过是历史的若干碎片,当年的具体场景难于完整地复现。或者正是由于这一点,对历史真实的探究,也就成了一切关于历史的著作的最根本的追求之一。咏史怀古之作,既然所表现的是历史,人们当然有理由要求这种解读与想象符合历史的真实,想象的翅膀不能完全脱离历史自由翱翔;但是,咏史怀古之作毕竟是文学,它本质上是个人对历史的一种充满主观情感的解读和想象,这种解读与想象,又必须是独具只眼的、富于想象力和丰沛的感情的。因而对历史的理性认知与感情体验、判断力与想象力,就不能不是咏史怀古诗艺术创作的神思得以飞翔的两翼;历史智慧和艺术想象以及两者之间的结合、冲突、调谐、平衡以及由此产生张力,就不能不是构成咏史怀古诗艺术生命的根本核心与审美特征。

《唐代咏史怀古诗研究》是张润静 2002 年夏天完成并通过了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对有唐一代咏史怀古诗进行的一次总体观照。作者紧紧地抓住咏史怀古诗这一文学体裁和文学样式的根本的审美特征,在唐代社会的大背景下,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历史流程中,对唐代咏史怀古诗的思想与艺术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审视,既有宏观的把握与概括,又有微观的抉发与论析,穷源溯流,综观正变,材料充分,论旨详明。她在本书的“余论”中说:

随着唐人历史视野的开阔,唐代咏史怀古诗的题材空前地扩大了。更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入了唐代文人的视野,

成为吟咏、唱叹的对象。而且,唐人结合自身的人生体验,在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时往往自出机杼,见识更高、感慨更深。许多热点题材经唐人的反复吟咏、阐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被充分地发掘,从而凝聚了特定的情感内容与意义指向,成为一种象征、一种言说。这些使唐代咏史怀古诗在整体上呈现出博大、厚重、深刻的特征。

在艺术上,唐人也已找到了历史要素与文学要素结合的有效方法,在历史材料如何转化为诗的意象方面,运作起来已得心应手。尤其是怀古诗的兴起,将咏史与抒怀结合得更融洽,景、事、情、理进一步统一,增强了咏史诗的诗性因素。诗人驰神运思,对文字记载的历史进行引申、演绎,或浓缩,或生发,或强调,或省略,或夸张,或变形,或虚构、想象、填补,以诗的审美要求重新组织时空结构,使咏史怀古诗的体裁独立性和艺术发展潜力得以充分凸显。在唐人的不断探索与积极创造下,中国古典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在中、晚唐已经完全成熟并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创作局面。其时咏史怀古诗形式的整饬、格律的精细、对仗的工稳、修辞的密丽、造境的完美,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这个结论,符合唐代咏史怀古诗创作的历史实际,体现在全书的具体论述之中。书中对“咏史诗”与“怀古诗”的统合与分疏,对咏史怀古诗的民族文化传统基因和唐代咏史怀古诗繁荣的社会文化基础的寻绎,对唐代咏史怀古诗“热点题材”论列,对唐代咏史怀古诗典型作家作品的思想特点与审美个性的探究,对咏史怀古诗的艺术发展与进步轨迹的勾勒,言之有据,持论平实,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深入地阐发和彰显了唐人在咏史怀古诗这一领域的空前的艺术创造力和历史贡献。作者对诗歌艺术感悟锐敏深入,清通畅达而富于文彩的论述语言,也使文中时时可见的胜义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日月不居,时光如流。润静从我研习中国古代文学有六年之久,而从这篇论文的完成、通过答辩到现在,时间又过去了整整六

年。现在,她的这篇论文终于公开出版,作为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的指导教师,我是非常高兴的。最近,我又把这篇论文重读一过。我觉得,对唐代咏史怀古诗的研究,本书是有深入与推进之功的;它的出版虽然迟了一些,但是,对研习和探究中国古代咏史怀古诗,研习和探究唐代诗歌,仍然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证价值。润静在古代文学方面功底好,有悟性,而又肯用功,由于种种原因,她在毕业后未能专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我是一直为之感到遗憾与惋惜的。但是,她的人生之路正长,成就还可期之于他日。

邹进先

2008年3月于哈尔滨

夫国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

——鲁迅《摩罗诗力说》

目 录

序	邹进先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咏史与怀古的分合与名实	2
第二节 唐前咏史怀古诗的发展与成就	7
第二章 唐代咏史怀古诗繁荣原因	19
第一节 民族文化的长期涵养	19
第二节 历史的诗性质素与诗人的审美心理	36
第三节 唐代社会的新形势、新趋尚	49
第三章 唐代咏史怀古诗发展历程	56
第一节 继往开来之初唐奠基期	57
第二节 厚积薄发之盛唐拓展期	70
第三节 与时俱进之中唐成熟期	80
第四节 群星炳耀之晚唐繁盛期	90
第四章 唐代咏史怀古诗热点题材	107
第一节 昭君古题的文化意蕴	110
第二节 唐代诗人的金陵情结	128
第三节 武侯题材与唐代士人心态	145
第四节 李、杨题材——唐人的伤痕文学	160

第五章 唐代咏史怀古诗人举要	175
第一节 搅碎古今之李白	175
第二节 尚友古人之杜甫	196
第三节 寄兴深微刘禹锡	216
第四节 大能感慨之许浑	232
第五节 气俊思活杜牧之	243
第六节 深情冷眼李商隐	257
第六章 余论	280
参考书目	286
后 记	292

第一章 绪 论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丰富,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异常强烈的“历史感”,这是其他国家和民族所无法相比的。重史的文化孕育了一种独特的诗歌类型——咏史怀古诗。咏史怀古诗的发达,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特殊产物。

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我们从许多方面都可以感受到它的独特性。在题材特征上,它涉及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历史文化积淀,较之现实题材的作品,多了时间性的一维,因而具有其他题材无法比拟的纵深的历史感;在创作主体上,中国诗歌的许多样式都起源于民间,然后才进入文人的创作。而咏史怀古诗却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与成熟都是在文人手中完成的,因而它鲜明地体现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在思想内容上,它涉及国家兴亡、社会治乱、帝王贤愚、功业成败,以及个体生存状态、出路乃至爱情等社会、人生的各种重要问题,题材似乎离现实最远,而主旨却处处切合现实;在艺术手段上,它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等表达方式成功地结合了起来,而且其他诗歌样式的艺术追求在咏史怀古诗中皆有体现;在创作实绩上,咏史怀古诗不但发展历史源远流长,而且数量相当可观,自六朝以来,历代重要诗人对这一体裁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染指,其中有许多在这一领域还大有

作为。所有这些,足以证明这一领域具有多方探讨的价值与潜力。

唐代是咏史怀古诗发展的重要时期。从纵向上看,在唐代,咏史怀古诗完成了自身的成熟与繁荣,不独超越前代,亦垂范后世。从横向上看,它也是唐诗总体繁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唐代诗坛上可以与山水、田园、边塞、爱情等诗歌相媲美而无愧色。因此,我们从咏史怀古诗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唐诗总体艺术成就这纵横两个向度上对咏史怀古诗的文化特质和文学特质进行考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一节 咏史与怀古的分合与名实

在开始研究之前,我们照例要明确我们的研究对象及其相关范畴。尽管已是老生常谈,但我们还是不得不从咏史怀古诗的名称说起。

一、咏史诗与怀古诗的分合

古代所谓的“史”意思很宽泛,除了可以代称“史职”,过去的陈编与当下的实录皆可谓之为“史”。本书所言之“史”或“历史”主要指我们今天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它大体有两种最基本的含义:一是人类过去的全部社会生活(史实),一是对这一过去历史的记载(史录)。前者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后者是人们对于已发生的事实的记录与描绘。在本书中,“历史”一词的这两种意义都将被使用。此外,我们还将用到它较为抽象的一层意思,即相当于李大钊所说的:“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①由于“历史”一词本身的意义不是凝固的,所以我们也不得不灵活地运用它,我们会依据具体语境注意避免可能发生的意义混淆。

关于“咏史诗”与“怀古诗”的界定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历来意见

很难完全统一。人们普遍引用的是《文镜秘论府·文意》中对二者的定义:咏史诗是“读史见古人成败,感而作之”的诗歌,怀古诗是“经古人成败(之地),咏之”^①的诗歌。也就是说,咏史诗是由记载的有关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引发的,而怀古诗是由历史遗迹及相关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引发的。这种区分方式虽然便于掌握,但标准过于简单,仅仅以这种最外在的方式把它们强分成两类,人们发现仍有许多作品无法归队,或虽按标准该归入某类却显然名不符实。因此人们从各自研究的侧重点出发,人为地制造了它们的分分合合。于是出现了“咏史诗”、“怀古诗”、“咏古诗”、“咏史怀古诗”、“怀古咏史诗”等诸多称法。有时不同称法有不同的侧重,有时称法不同而所指却完全一样。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我们发现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无论是主张分为二体还是主张合为一体的,都不得不同时承认,它们之间既有着明显的差别,又有着紧密的联系。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指出二者的许多区别:咏史诗常表现为读史有感,怀古诗常表现为触景兴咏;前者在表达方式上多用叙述、议论,后者则多为抒情、写景,兼有议论;咏史诗往往是就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人物来写作,注重表达一种思想观念或道德评价,而怀古诗侧重“描摹虚神”,通常集中于表达对于笼统的“过去”的某种情感态度和哲理思考,等等。尽管二者有诸多不同,然而在具体操作时,我们还是常常在某些作品的归属问题上举棋不定。无论我们持什么样的区分标准,它们之间都永远不会泾渭分明。

整体上看,它们之间的联系还是主要的。二者异形而同质,有时甚至形神俱肖,难分彼此。它们都涉及历史一类的内容,抒写的都是由历史上的人、事、地等引起的情感体验、艺术想象或哲理感悟。其触媒应该说都是历史,只不过历史的存在形式或说呈现形式不同而已,或记载于史籍,或遗迹于某地。无论历史以什么方式保存,都可以引起主体相似的情感体验。只不过怀古诗又多一重直观体验,更具空间感、画面感。真正的怀古诗比咏史诗出现要晚,可以

① [日]遍照金剛:《文鏡秘論府校注》,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看作是咏史诗发展演变过程中自身的丰富与拓展。事实上,从诗人创作它们起,就没有将它们分得很清楚。有时一首名为“咏史”的诗,其实却是一首怀古之作,有时一首诗标明“怀古”,而实际又在咏史。因此人们在研究时,在概念的使用与内涵外延的界定上才存在如此混乱的现象。由于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为我们将其合起来考察提供了合理性与可行性。因此,我们从一种广义的立场,将它们尽行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本书所使用的“咏史怀古诗”一概念,包括上述诸多概念下的所有作品。主要依据是历史一类的内容在这些作品中都占有重要的分量,这是它们区别于其他体裁而彼此接近的重要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它们的差异视而不见。为了论证的科学和严密,在具体情境下可能对它们加以区分、有所侧重,故而“咏史怀古诗”、“咏史诗”、“怀古诗”这些名称都会使用到,不再重新说明。

二、咏史诗与怀古诗的分合

在材料筛选的过程中,我们还要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一首诗是咏史怀古诗?首先,我们在定义时所谓的“历史”,是相对于诗人创作其作品的时间而言的。也就是说,咏史怀古诗所吟咏的对象,必须在当时对诗人自己而言已经成为历史。由于唐代出现了取材于当代历史的咏史怀古诗,因此我们又遇到一个连带的问题,就是一个事件距离诗人吟咏它的时间至少多久才能算作历史?或说诗中所咏的对象要在时间上与作者相距多远才能算作咏史怀古诗?我的定义是,诗人所咏的人或事至少在他的一生跨度之外,那些人和事对诗人自身已没有直接的影响。他必须以前人的记载或传说为依据,而不是依靠个人的记忆来认识它们。比如我们把晚唐诗人反映安史之乱和李、杨爱情的诗都算作咏史怀古诗,却不能把杜甫同一题材的诗列入。虽然杜甫在创作此类作品时,这些事件“已经”发生,但它们是诗人可以亲见亲闻的,或者对他或他周围人的生活和情感能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对诗人来说不能算作历史,则他以此为素材创作的诗歌,也不能算做咏史怀古诗。这样我们就把咏史诗与“诗史”区别开来,也使怀古诗不同于“怀旧”、“忆昔”一类的作品。

其次,由于中国诗人历史修养的普遍深厚,使事用典如数家珍,使得历史因素(典故等)在古典诗歌中几乎无处不在,因此我们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内涵多少历史性才足以将一篇诗作定义为咏史怀古诗呢?确认方式大概遵循三个层面的原则,一是看诗题的选择。绝大多数的咏史怀古诗在诗题中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体裁归属,如以咏史、读史、怀古、览古等标志性字眼为题的;还有以历史人物的名字或称号、官名、庙号等名篇的,如王昭君、贾生、秦始皇等;或以历史事件发生地命名的,如马嵬、赤壁、鸿门等;或以历史上的故都故宫、帝王或历史人物的故居、陵墓、庙宇及其他有关纪念物命名的,如金陵、隋都、武侯庙、铜雀台等。作者用这一类题目的同时,就已为它的体裁作了限定。另外历史人物前加“咏”、“叹”、“伤”之类的,地名前加“过”、“谒”、“经”等或历史人名、地名后加“歌”、“行”、“引”的也属这种情况。第二,对于一些未在题目中带上咏史怀古体裁特征而又明显涉及历史一类的内容的,或是双重主题的,我们确定的原则是只要一篇诗作以历史作为主要题材,作为直接吸引诗人主要关注的焦点,而使其他的题材、主题与情感全部成为间接的、派生的或次要的,这一类诗我们即视为咏史怀古诗。第三,据艺术规定性,也就是看一首诗的艺术范式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咏史怀古诗的写作传统。诗歌的创作是个性的创作,没有固定的模式,有时越是不拘一格、自出机杼,越是容易成功。但是作为某一类特定题材的作品,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也势必形成特定的写作传统,因而存在自己独特的艺术规定性。这也是我们辨别一首诗是不是咏史怀古诗的重要依据。

尽管这样,我们仍无法为唐代的咏史怀古诗的数目作一个绝对精确的统计,因为咏史怀古诗与非咏史怀古诗之间的界限永远是一片可争议的“弹性地带”,而不可能是判然分明的铁定分界线。因此,虽然为了研究的方便与科学性,我花了很大力气对唐代咏史怀古诗做了量化统计,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将文学研究做绝对精确的量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也许约略的数字比明确的数字更科学,所以我只能宣布我的统计结果是两千六七百首。凭这个数

字,已足以证明唐代咏史怀古诗的繁荣程度与潜在的研究价值了。

最后,有一个概念的选择令人颇费踌躇,那就是将咏史怀古诗作为一整体的“类”来看的时候,我们如何指称它?“样式”、“类型”?——太笼统。我们可以这样说,但它们不是标准的文论范畴,由于缺乏内涵的具体性而无法表达的需要;“题材”?——太片面。况且我们可以说“历史题材”,却不可说“咏史怀古题材”。咏史怀古诗是一种特定题材的诗,但同时也是一种有着独特艺术范式的诗,这显然不是“题材”一词所能涵盖的;那么“体”或者“体式”?——更多的是偏重于文体形式,如“五言体”、“七言体”、“骚体”,或某一具体风格,如“永明体”、“上官体”、“易安体”等。它们同样不适合指称咏史怀古诗这一以独特题材为核心特征同时又形成艺术表现上的某些特殊范式的诗歌类型。因此出于表达的需要,我前面已经使用了“体裁”这一概念。尽管这一概念的使用可能会遭到质疑,但考虑到它对于我所要指称的事物是唯一可操作的定义因而无法舍弃。也许从理论的严格性来说这样用是不太“合法”的,而从应用实践来看却是最方便和有效的,它既可以使咏史怀古这一类型诗歌的独特性得以凸显,亦可使读者对文中所要表达的意思更准确地把握。而支持我将咏史怀古诗视为一种独立的体裁的理由,还因为已有先例——在许钢著的《咏史诗与中国泛历史主义》一书中,作者就已如此使用,并用很大篇幅阐明了将咏史诗确立为一个独立体裁的合理性。我觉得许钢先生列举的理由还是很充分的,故引以为佐证如下。其中他引用了阿拉斯代·福勒(Alastair Fowler)1982年的著作《文学的类别:体裁与样式理论入门》中列举的关于文学作品中被用来按照体裁加以组织的十五种特征,即一部作品表现的方面、外部结构、篇幅、题材、价值观念、情调、态度、人物、行动类型以及风格。[原作者注:Alastair Fowler, *Kinds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Genres and Mod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据此完全有理由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宫体诗、山水诗与边塞诗,以及西方文学中的悲剧、喜剧、田园诗、骑士抒情诗等等都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来看待。而咏史怀

古诗与它们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它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特殊的题材——历史人物与事件——而获得定义的,但其实它在表现的内容、价值观念、态度、风格等各方面都有自己质的规定性,因此它获得体裁之定义是有足够资格的。“咏史诗这一体裁的确认不仅代表了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学创作、欣赏与批评传统的一种慎重严肃的学术态度,而且使对于这一类独特的诗歌作品——其独特性不然就可能被埋没了——的富有建设性的研究成为可能。”“只要能使有关作品的文学特质与文化意义得到充分的凸显,这样的体裁分类就足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了。”^①

第二节 唐前咏史怀古诗的发展与成就

“咏史”之名,起于班固,别之以类,功在《文选》,其创作的成熟与繁荣,是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然则咏史怀古之因素,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发展却是源远流长,它的孕育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在研究唐代的咏史怀古诗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唐前咏史怀古诗的发展状况与所取得的成就作一简略的回顾。

一、唐前咏史怀古诗的发展历程

中国最早的两部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中,便都已具有咏史怀古的因素,但直到东汉才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咏史诗。魏晋南北朝时期,咏史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发展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整个唐前咏史诗的创作还处于尝试阶段,尽管不乏佳篇名作,但整体特征还不突出,诗人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来进行创作的意识还不明晰。但这一体裁的许多独特质素,已经在潜滋暗长中酝酿成熟、蓄势待发了。

《诗经·大雅》中的周代史诗《生民》、《文王》、《公刘》、《绵》等,赞颂先民业绩,缅怀创业之初,即可看作是最早的咏史诗。唐代赞颂先皇先帝开国功绩的应制式咏史诗与之如出一辙。而

^① 许钢:《咏史诗与中国泛历史主义》,台湾:水牛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